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  
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

(4)

中国藏学出版社

#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 档案史料汇编

## 第四册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  
四川省档案馆

合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

## (二十六) 瞻对之争

### 1247 谕议政王等中瞻对土司工布朗结 滋扰明正土司所属著骆秉璋 派员弹压代为剖断

同治元年(1862年)十月初七日

又谕：景纹奏行抵炉城，土目构争撤站，阻滞不能前进一折。中瞻对野酋工布朗结带领番众于土司所属各处滋扰，明正土司甲木参龄庆与工布朗结等构怨，动即撤站，往来各差多有阻滞。前据骆秉璋奏，该野酋扰及明正边界，当经谕令该督飭令都司谢国泰等剖切开导，并飭土司兵弁严扼边隘。现在该处仍复肆扰，是其不遵理谕已可概见。虽经景纹派员筹办，恐不能震慑其心，消其桀骜。川省军务甫有起色，傥边界不靖，酿成巨患，将来办理又形棘手。著骆秉璋仍遵前旨，迅派委员驰往弹压，代为剖断，俾两造悉皆折服，庶不至再有忿争。若该番众等任性抗违，即当慑以兵威，俾敛迹归巢，不至寻衅争斗，四出纷扰，是为至要。满庆办理西藏事务诸多未协，景纹奉命前往查办刻不容缓，一俟道路疏通，著即迅速前进，毋稍迟延。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穆宗实录》卷四五)

## 1248 諭议政王等藏军前奉旨会同攻剿

### 瞻对而甫入其境即肆行抢掠伤毙

### 人命著满庆等将其全数撤回

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初七日

又諭：前因瞻对野番滋事，满庆、恩庆奏派粮员李玉圃统带汉番官员及番土各兵前往剿办，当諭飭令该员会合川中委员协力攻剿。乃本日据崇实、骆秉章奏，藏中所派土兵已到巴塘，甫经入境即肆行抢掠，将火药局侧民房及桥梁并行拆毁；递送公文塘兵皆被剥衣夺食，又因需索夫马围攻巴塘土司住寨，开放枪炮伤毙人命，且防剿甚不得力。等语。李玉圃本系奏参查办之员，满庆等前奏称其迭著劳绩，才堪胜任，并恳破格录用，乃该员于甫抵川境，即敢纵兵滋扰，肆行抢劫，行同盗贼，是瞻对之患未除，台站已被骚动，为患曷可胜言。满庆等于该粮员毫无觉察，乃复捏词粉饰，欲以剿办瞻对为词，派令督带土兵，为冒功掩罪地步，实属昏愎，殊堪痛恨。现在川中军务未竣，筹饷亦绌，此项土兵一万三百余名防剿既不得力，何得以有限之帑金供无益之边费，且恐藉端寻衅，貽误地方。著满庆、恩庆迅将李玉圃及此项土兵赶紧全数撤回，各归本境，严加约束。倘因循贻患，必惟满庆等是问。其藏中边备，并著满庆等严为备御，不准稍有疏虞。李玉圃本有参案应行查办，此次复围攻土司住寨，伤毙人命，岂容任逃法网。著福济、景纹于绕道赴藏后，遵照前奉諭旨迅将该粮员参案查明，并会同崇实、骆秉章将此次纵兵抢杀各情一并查明，严行惩办，以肃法纪。至瞻对与里塘土司构衅，本系蛮触相争，骆秉章所奏无烦劳师远涉，惟有派员开导，使之敛兵归巢等语，实为动中竅要。即著骆秉章飭令道员史致康及该处文武各员妥为办理，务当剴切晓諭，使之各释嫌怨，敛兵归巢，疏通驿路，方为妥善。如果不遵理諭，必须慑以兵威，即由骆秉章酌量调派，迅图藏事，以副委任。将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

1249 谕军机大臣藏兵如遵约束可俟  
事竣撤回否则即著景纹迅带  
回藏不准阑入川疆

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二十六日

又谕：崇实、骆秉章奏，藏兵深入土司地方，已近川边，现飭防范一折。西藏前派李玉圃统带土兵剿办瞻对，曾据骆秉章奏，该土兵甫抵巴塘即肆抢掠，围攻土司住寨，伤毙人命各情。当经谕令满庆等迅将李玉圃及此项土兵赶紧撤回，严加约束。兹据骆秉章奏，瞻对已与明正土司具结息争，现未出巢，并未与明正土司构兵，而藏兵已至道坞，将近明正土司地方，声言欲攻瞻对老巢，其为藉图需索，骚扰内地，已无疑义。瞻对具结息争一事，如尚不可靠，未必永弭衅端，自当仍由骆秉章遵照前旨，飭令史致康妥为晓谕，使之敛兵归巢；如早已相安无事，又何烦藏兵从中生事，致蛮触又复相争？著骆秉章严飭史致康及打箭炉文武确加侦探，严密防范，仍责成该员将该土司等具结息争一事迅即办理完竣，务期永远相安，疏通驿站，毋致再启边衅；一面查明统带藏兵之员是否即系李玉圃。该革员罪恶昭著，本有旨令其赴川，以凭查办，著骆秉章即将该革员设法调令赴省。景纹如尚未起程，著即迅速取道前进，一面飭令李玉圃赴川，一面接统其兵。如该兵尚遵约束，不至如前骚扰，尚可会同史致康等将土司事务办竣再行撤回；若竟漫无纪律，贻害地方，即由景纹迅带回藏，不准阑入川疆，致生他变。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穆宗实录》卷一三四）

## 1250 谕军机大臣等据景纹奏藏兵碍难 遽行撤回著其派员开导驾驭 设法防维毋致尾大不掉

同治四年(1865年)七月初七日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崇实、骆秉章迭奏藏兵抢掠骚扰，围攻土司住寨等情，先后谕令景纹将此项土兵压令折回。兹据景纹奏：瞻酋侵占各土司边界，扰塞川藏大道，久为边患。今经被害难夷约会藏兵，收复土司各地，围攻瞻酋老巢，剿办正在得手，碍难遽行撤回，现派员弹压。等语。骆秉章前奏瞻对已与明正土司具结息争，景纹又称藏兵攻打瞻匪正在得手，不日可以剿灭，所奏情形互异。现在瞻对究竟是否尚在构兵？史致康系熟悉情形之员，其所禀现在情形与景纹有无异词，著崇实、骆秉章查探确情，据实具奏。此项藏兵既据景纹奏称暂难撤回，即著该大臣飭令派出各员前往弹压，妥为开导，务令该兵各安本分，恪遵约束，毋令滋生事端，扰害地方。该兵人数众多，若驾驭失宜，恐滋尾大不掉之虞，景纹惟当督饬委员设法防维，不可稍涉大意。该大臣现由里塘前进，即著星速遄行，趲程赴藏，毋稍逗遛，以副委任。将此由五进里各谕令知之。

（《穆宗实录》卷一四七）

## 1251 理藩院典属司为奉抄瞻对赏达赖 喇嘛管理上谕咨四川总督呈

同治四年(1865年)十二月<sup>①</sup>

典属司呈，为咨行事。

内阁抄出：同治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崇实、骆秉章奏剿平瞻对官军凯撤一折，逆酋工布朗结，自道光二十八年以来，强梁自逞，侵占各土司地界，复敢围攻里塘，窥伺藏界。经崇实、骆秉章派令道员史致康，激励麻书土司四朗汪结等协力，接引藏兵，

节节进剿。明正土司甲木参岑庆亦派兵会剿。史致康由里塘驰赴瞻对，调派弁兵，分路环攻，将瞻对新旧两寨全行攻克，逆酋工布朗结及其二子均被焚诛，并将擒获头人六名，玛罗布扎喜正法，其生擒之东登工布及其亲属，押解回藏，官兵陆续凯撤，办理甚属得手。瞻对逆酋，以边隅小丑，胆敢逞其不轨，蚕食土司，久为边界之害。此次捣穴擒渠，洵足以快人心，而伸天讨。所有瞻对上中下三处地方，即著赏给达（赖）喇嘛派堪布管理，建庙焚修。并著驻藏大臣查明，奏请办理。收复各土司地方，均著飭令各安住牧，妥为安插。其卓巴塞尔塔土司，既无正支可袭，即著将该处地方责成麻书土司四朗汪结兼管。道员史致康督率员弁汉土藏兵攻剿两年，收功尚速，著崇实、骆秉章酌请奖励，出力员弁一并择尤保奏；藏中番官喇嘛等，并著驻藏大臣查明请奖，余著照所请行。该衙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院，相应咨行四川总督遵照办理可也。

（一史馆藏理藩部档）

① 时间系编者考定。

## 1252 谕军机大臣瞻对藏官侵渔土户案 已结著魁玉等严定章程 以杜藏官越疆骚扰

光绪元年（1875年）七月初五日

谕军机大臣等：魁玉、吴棠奏里塘僧俗藉端聚众查办完竣一折。本日已明降谕旨，将出力各员弁照所请奖励矣。番官彭饶巴恃其地远兵强，侵渔土户，以致里塘僧俗不服。素不安分之喇嘛更登培结、仁青热舟等藉端煽惑，聚众万余人，扎营于藏里一带，里塘寺内亦集有僧俗二千余人。经魁玉等派知府马玉堂等前往查办，竟敢有心藐抗。该委员等分兵剿办，解散胁从，首恶喇嘛更登培结等先后焚毙正法，办理尚为迅速。番官彭饶巴现已由驻藏大臣另行更

换，即著魁玉、吴棠、松淮、希凯悉心会商，将善后事宜妥为筹办，并督饬该委员等申明禁约，严定章程，除上司非分之苛求，杜番官越疆之骚扰，务令僧俗人等各安本业，毋任滋生事端。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德宗实录》卷一三）

## 1253 丁宝楨等奏查录掳掠里塘滋事 已派员驰往查办并咨色楞额 严饬戍瞻藏官将查认真约束

光绪六年（1880年）八月十九日

里塘交界地方有下瞻对所辖查录野番一支，其人凶悍强横，向难驯服。咸丰年间，该野番叠次出境抢劫，里塘土司带兵往拿，被其枪毙，经前督臣先后派员剿办，初未痛加惩创，该野番自知不容于众，遂降于中瞻对，附和工布朗结为逆。迨后中瞻对被藏兵剿平，地归达赖喇嘛，该野番复降于藏，历年由藏派委番官彭饶巴带兵戍守瞻对，随时铃制，该野番尚知畏惧。后因另派接戍之番官若康撤约束稍宽，该野番旧态复萌，肆行纠掳里塘境内土民粮食牲畜，以及汉塘官马，甚至逼勒里塘所管木拉石番民三百余户归彼属下，致土司等忿极不甘。本年七月初旬，臣等接据阜和协副将况文榜、署打箭炉同知李忠清禀，据里塘正副土司德让江错、更登丹批并四家曲宗喇嘛等译禀称，伊等因查录野番屡次欺陵拦抢，不堪其苦，已调集土兵数千，分作两支，欲与野番打仗，该野番亦聚兵抵御，禀请作主。并据里塘守备马文英报同前由等情，转禀前来。臣等当查里塘粮员章绍曾已于本年三月委赴云南中甸交界会审夷案，尚未回台，接管粮员何焜亦尚未到任，仅守备马文英一人料理，恐难藏事，兼值驻藏帮办大臣维庆正由里塘进藏，深虑稍有疏虞，随飞饬李忠清酌带汉土弁兵一百名兼程驰往弹压查办。旋据李忠清报称，六月二



十九日抵里，查悉该土司、喇嘛带兵一支，已于六月十五日与查录接仗获胜，擒斩野番二十余人，并收回木拉石番民三百余户仍属土司；另有一支往攻查录巢穴，相持未下。李忠清当经选派番民敬信之呼图克图，分往切实开导，令两造迅速罢兵，听候查办，并探闻若康撒亦派藏兵三四十骑来与两造和解。等情。

臣等以查录野番，从前频年抢夺，逼勒番民，固属顽梗，而里塘土司、喇嘛等并不先禀请示办理，辄擅自调兵攻击，亦殊藐玩。现经李忠清派人前往开导，该土司、喇嘛已否遵谕息兵，尚无确信。虽蛮触相争，事所恒有，设因此寻衅不休，酿成边患，貽害非轻。当即会商，拣委候补知府杨福萃酌带亲兵六十名，并阜和营弁二百名，星驰前往里塘，会同该处粮员何焜等相机筹办，设法解散，谕令两造罢兵，静候分别持平查办，以靖边荒；一面由五百里飞咨驻藏大臣色楞额严飭藏酋飞行戍守瞻对番官若康撒，将查录野番认真约束，不准妄行滋事，自干诛戮。

除办理情形，容再续行具奏外，所有里塘土司、喇嘛调兵攻击查录野番，现在派员查办缘由，谨会同成都将军宗室臣恒训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清季筹藏奏牍》第一辑丁宝楨奏牍卷一第17页）

## 1254 丁宝楨等奏查录滋事倚瞻对 藏官索康色为护符及查办情形片

光绪六年（1880年）十月二十三日

臣等前将里塘土司、喇嘛调兵攻击查录野番派员查办缘由，附片奏陈在案。兹于本年十月初七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奉上谕：著恒训、丁宝楨即飭派出员弁，妥为相机筹办，设法解散，一面选派番民敬信之呼图克图分往切实开导，务令两造罢兵，听候查办。并著色楞额、维庆严飭戍守番官若康撒认真约束，以弭衅端。等因。钦此。遵即恭录分别咨行，钦遵照办。

臣等前于拜折后，随飞札里塘粮员何焜赶紧到台任事，会同营弁严谕该土司、喇嘛不准开仗，一面飞飭委员候补知府杨福萃兼程前往，相机妥为查办，毋任蛮触相争，酿成边患。旋据杨福萃陆续稟称，九月初二日驰抵打箭炉，探悉里塘土司等业经遵谕回台。詎查录野番恃瞻对为护符，抗不遵照，勾结番官若康撒、色空赛等于八月二十日纠集瞻夷三四千，直抵里塘东路之大竹卡，西路之曲奎桑营官坝等处，连营驻扎，凶焰甚张。二十四日及九月初旬，四出抢劫，叠次攻围土司官寨，勒索土司印信，要求重贿，方允退兵。该土司出兵抵御，互有伤亡。复分三路直扑台垣，适有巴塘专派军功三人赍递驻藏大臣拜发奏折一匣行至热水塘，被野番杀伤，大路梗阻。杨福萃闻报，以所带弁兵力薄，难资弹压，随会商阜和协副将况文榜、打箭炉同知李忠清，添调士兵一百名，另募亲兵一百四十名，连前派弁兵共计五百名，星夜由炉起程。九月十六日行距里塘一百二十余里之西俄洛地，突遇野番二百余人，假冒夹坝，踞山呐喊拦截。杨福萃督率弁兵，排队齐放洋枪，轰毙十余名，始行溃退，军火等项并无遗失。等情前来。并据何焜、李忠清、巴塘粮员嵇志文各稟报，大致相同。

臣等查里塘土司、喇嘛与查录寻仇构衅，一经开导，即遵约束。该查录野番本属野性，素惯抢掳，兹复勾串瞻夷，纠众妄为，扑围官寨台垣，并伤赍折差弁，实属凶顽，法难宽宥。该番官若康撒等附和肆兵滋扰，尤为无理横行。惟该野番等此次恃强犯境，总由土司、喇嘛擅自兴兵攻击，致启争端。现在相持日久，若不设法抚绥，先行遣散，不特边地土民遭其蹂躏，更恐台垣亦有疏失，关系匪轻。当经批令杨福萃迅速前进，督同该塘文武查看情形，妥为解散，再行分别持平查办。如果该野番抗不遵谕，始终拒敌，即飞报察核，由臣等酌派劲兵，相机惩办。现一面飞札况文榜挑备得力官兵五百名，札明正土司挑选精壮奋勇土兵一千人，预备整齐，听候调遣，先示声威，俾该野番闻风敛戢；并飞咨驻藏大臣严飭藏酋迅将若康撒等撤回

究办，另派晓事番官接戍瞻对，以遏乱萌。至巴塘所派折差果否因伤殒命，折匣曾否遗失，已飭杨福萃等确切查明。如果失落，即禀报咨由驻藏大臣补缮奏陈。至现在钦奉谕旨，令相机筹办。臣等现又添派委员赵光燮前往，会同杨福萃并打箭炉同知李忠清等，妥筹办理。臣等惟有督飭该委员、粮务等，悉心筹划，剴切开导各番，晓以利害，务令解释仇怨，迅速撤兵，番众听候查办，不准妄为，自干诛戮，以期边境又安。设该番众恃强不服，仍行抢夺攻寨，自非稍示惩戒，则犬羊之性愈肆凶横。臣等当再详审机宜，斟酌办理，固不可轻议加兵，亦不敢稍涉疏纵，用副朝廷绥靖荒服至意。

除办理情形续行奏报外，所有查录野番勾串瞻夷围攻官寨台垣，杀伤折弁，暨现飭查妥办缘由，谨会同附片具陈。

再，正缮折间，复接杨福萃来禀，该员行抵里塘时，目击番兵情势甚觉披猖，即经谕令该番等迅速撤回听候查办。乃候至两日，竟无一人前来。随复飭派阜和营通事李朝富暨文生杨福益，直赴该番营婉为开导，不啻再三。该番兵等只允暂不开仗，至欲令退兵，则必须瞻对番官索康色信到，始能照办。等语。查系实在情形。当复专弁星夜驰往瞻对札调索康色来里听候查办。现在该番官索康色已遣专弁施泽、王怀义二人先行回里报称，定于十月初一、二日亲至里塘听候办理。视此情形，似尚不难解散。等语。

臣查查录野番虽素极横霸，抢掠为生，然此次敢于攻扑台垣官寨，扰入内地，实倚瞻番为护符。现在瞻番索康色既愿到塘听候查办，则查录已无所恃，办理自易就范，臣等现已批飭杨福萃于索康色到塘后，剴切谕导，令其迅将瞻兵即行撤回，再为查明查录与里塘滋事各情，秉公办理，以靖边地而免兵端。容俟续有禀报，再行恭折具奏。合并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清季筹藏奏牍》第一辑丁宝楨奏牍卷一第20—22页）

## 1255 丁宝楨等奏請勘明內地與瞻對 界址以杜侵凌之漸片

光緒七年(1881年)正月初七日

再，查中瞻對地方，自上年工布郎結為逆，經藏兵剿平，適值川省軍興，餉需告匱，無以償藏中兵費，遂奏明將此地賞歸達賴喇嘛，由藏派番官前往戍守。在達賴喇嘛渥荷天恩，原不敢夜郎自大，即藏酋商上亦莫不就我範圍。惟所派番官，鮮知大義，以為得此重地，與我抗衡，遂每肆鴟張，漸資蚕食。如從前之彭饒巴勒令曲登上司投誠，每年納丁銀五十兩；近年西北兩路之孔撒、朱窩、魚科、德格，及里屬之阿巴三村、竹巴籠五村各頭目土地，亦多畏索康色凶焰，勉強歸附，納賦當差；而且內地夾坝逆番，盡以瞻對為逋逃之藪。該番官既縱令肆行搶劫，又袒護為之護符，一遇有事，台員、土司等慮開邊衅，不敢過問。即或稟報咨藏行查，不但累月經年，毫無端緒，并敢抗詞推諉，奸狡不承，遂致跋扈強橫，日甚一日。至此次竟敢大肆猖獗，稱兵犯境，圍攻台寨，焚殺百姓。據此情形，已成邊荒隱患。幸楊福萃辦理尚為得法，有以戢其凶志，以後或可相安。惟臣等以為欲杜侵凌之漸，必嚴疆界之分。溯查雍正年間前川陝總督臣岳鍾琪等會勘界址，奏明以邦木、南墩適中之寧靜山為界，并于喜松工、達拉兩山各立界牌，且有邦木系通宗鄂城大道，不可使藏界包入川界之議。昔人深思遠慮，具有先見。

茲查瞻對緊逼爐厅，接連內地，一自歸藏，節年蹂躪，邊民不堪言狀。在朝廷廣示怀柔，原無須既予復取，而界限不清，隱憂甚巨。相應請旨，敕下駐藏大臣嚴行商上將索康色撤回后，飭令接戍番官，約期會同里塘糧員、打箭爐同知暨各土司等前往勘明，何處系內地疆城，何處系瞻對地方，劃清界址，分立界碑。以後土司所轄部落，番官不得越境逼勒滋擾；瞻對所管地方，土司亦不得蒙混侵占。如有彼此越界滋事，即惟所轄之番官、土司是問。如此嚴為區分，庶

土民各安住牧，边隅永息纷争。臣等一俟奉到朱批，敬当刊刻誊黄，遍贴各台站，晓谕汉番人等一体周知。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357—358页）

## 1256 谕内阁查录焚杀抢掠案要犯三人 著恒训等咨色楞额等严飭瞻对 藏员交出究办

光绪七年（1881年）正月十一日

又谕：恒训、丁宝楨奏官军剿办查录野番，歼擒首逆，里塘肃清一折。上年冬间，四川查录野番勾结瞻对番兵，围攻官寨台垣，焚杀抢掠，经恒训等飭委知府杨福萃查办。詎瞻对番官索康色狡诈支吾，将兵退札台垣山后，仍暗令查录逆首工却得且、达马贡大等日肆滋扰。杨福萃督同兵弁，先后将工却得且、达马贡大击毙，并擒获索郎江策等十余犯，三寨一律荡平。索康色带同查录首逆格桑登舟、工布朗杰、札录工呷三犯逃回瞻对。即著恒训等咨照驻藏大臣，严飭索康色将格桑登舟等三犯交出，归案究办，并治索康色以越境滋扰之罪。知府杨福萃剿办番匪尚为妥速，著俟补缺后以道员用，并赏换巴图鲁名号。其余出力员弁，准其择尤酌保。该处善后事宜，并著妥为筹办。

（《德宗实录》卷一二六）

## 1257 谕军机大臣著色楞额飭令瞻对 藏员会同地方官勘明内地与 瞻对界址分立界碑

光绪七年（1881年）正月十一日

谕军机大臣等：恒训、丁宝楨奏请飭勘明内地与瞻对地方界址，分立界碑。等语。此次中瞻对番官索康色胆敢称兵犯境，围攻

台寨，焚杀百姓，现经恒训等派令官兵，办理完竣。惟瞻对地方接连内地，必须划清界限，以遏乱萌。著色楞额、维庆严行商上，将番官索康色撤回后，飭令接戍番官，约期会同该处地方官暨各土司等前往勘明内地与瞻对地面，划清界址，分立界碑。以后上司所辖部落，番官不得越境逼勒滋扰；瞻对所管地方，土司亦不得蒙混侵占。如有彼此越界滋事，即惟所辖之番官、土司是问，以息纷争。将此各谕令知之。

（《德宗实录》卷一二六）

## 1258 刘秉璋奏瞻对百姓不堪苛敛杀毙 藏员不愿隶藏现在派员 出示开导情形折

光绪十六年（1890年）二月十六日

奏为瞻对番民叛藏，遵将现在派员出示开导情形，恭折会陈，仰祈圣鉴事。

光绪十六年正月十一日，臣秉璋接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升泰奏瞻对番民变乱查办情形一折，据称瞻对吴鲁玛地方番民，因番官苛敛，勾结野番谋叛西藏，并焚掠官案，杀毙藏番。现经升泰札飭第穆呼图克图，派员招抚，并请将办理不善之戴琫革职查办。等语。瞻对密迩川疆，该番构衅滋事，亟应迅速筹办。升泰现驻仁进冈，距该处较远，恐难兼顾。长庚已将抵藏，即着该大臣严飭商上遴派委员前往解散胁从，设法抚辑，并着刘秉璋酌派防营驻扎打箭炉，相机镇抚，以壮声威，一面严防沿边各土司，杜其勾结，总期妥速竣事，毋任日久蔓延。后藏戴琫青饶策批平日抚驭无方，致生事变，著先行革职，听候查办。至该番从前屡抚屡叛，总由藏官办理不善之故，著刘秉璋会商长庚等，详察边界番情，俟此案办竣后，将善后事宜妥筹良法，以期永远相安，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臣

岐元复于正月十八日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前据升泰奏瞻对番民勾结野番叛藏，围困官寨，肆行焚掠。等情。当谕令刘秉璋等派兵镇抚，设法解散，并将办理不善之戴琫革职查办。兹据长庚奏报瞻番滋事情形，与升泰前奏大略相同。该番酋得登工布等，胆敢纠众煽乱，亟应查明为首各犯，擒拿惩治。著岐元、刘秉璋会同长庚督饬派出员弁，相机妥办，并著仍遵前旨，严饬商上，遴派委员，前往解散胁从，设法抚辑。其番目人等，不在滋事之列者，俱令各安职业，毋得妄行附和，自干罪戾。此案总期妥速办竣，毋任蔓延勾结，贻误边疆。所有该番官旧行苛虐之政，悉予裁革，以苏民困。其徭赋章程，应如何核减之处，著长庚、升泰体察情形，妥筹办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先后寄信前来。

臣等伏查瞻对番部，自同治初年归藏管辖，迄今历二十余年。去年接准驻藏大臣长庚咨，瞻番叛藏，纠众围寨，扼守隘口。等情。当经臣等严饬里塘文武前往开导弹压，复派署阜和协副将徐联魁，酌带弁兵出关，会同藏中委员王延龄等，前往瞻境麻惹查办在案。臣秉章钦奉谕旨，立即出示晓谕瞻民，令其将为首滋事之人，解交委员审办，并将守隘之兵撤散，静候查办。臣等复会同札饬委员等，悉心开导，并商请驻藏大臣，即将瞻番徭赋章程核减厘定，以期相安而就范围，亦在案。查《西藏图考》，四川省城至打箭炉十一站，计程一千二百里，自打箭炉至里塘八站，计程六百八十里。而参诸图经，瞻对又在里塘之北，中隔番部，其西界且南直巴塘，炉厅距瞻界尚远。驻兵炉厅难期威慑，且臣等前接该番夷禀，陈诉藏官种种贪虐，不愿隶藏之意，尚无悖谬之词。其派兵守隘，亦在瞻境，并未扰及邻界。迭据粮员胡治安及藏中委员王延龄等先后来禀，均请勿先用兵。复准驻藏大臣来咨，亦称会同臣等派员先行开导，以期就范。等因。查此次瞻番只因藏官贪虐起衅，别无异志，似未便遽示兵威，致绝其向化之路。现经文武委员等多方开导，该番能否感悟遵从，及此后有无滋扰邻界情事，容俟委员等禀复，臣等随时咨商驻藏大

臣会同妥筹酌办，以副圣主绥靖边隅之至意。

除将示稿并委员来禀抄送军机处查核外，所有瞻番叛藏，现在派员出示开导情形，理合会同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清季筹藏奏牍》第一辑刘秉璋奏牍第6—7页）

## 1259 长庚奏瞻对百姓叛藏逐官一案事

### 多轲犒宜有定见以免牵动全局片

光绪十六年（1890年）三月初二日<sup>①</sup>

再，瞻对本四川土司地，因工布朗结屡世为乱，未遑致讨，藉唐古特兵力平之，骆秉章等奏请赏给达赖喇嘛，于同治四年奉旨允准在案。今瞻民因番官苛虐，叛藏逐官，欲仍投川；商上称昔年助剿，不惜人财，取回瞻地于逆手，土地人民赋徭之事不能更改。事多轲犒，宜有定见，以免牵碍全局。

英人现处藏南，俄人窥伺藏北。藏居印度北面，有高屋建瓴〔瓴〕之势，英人恶之，故侵逼日甚，刻刻不能忘情。藏为川、滇、秦、陇藩篱，而于新疆互为屏蔽，有关中外全局者甚大，朝廷不憚宵旰忧劳，遣使在边竭挽狂澜之力，百计转圜，今始就绪。若因瞻对一事而使藏番藉口，于以后事机诸多未便。藏番愚谬，久在圣明洞鉴之中，不可以理喻，然易以利动。英人善用利诱，商上权已下移，三大寺僧数万，每遇公事，集众议之，刁健者辄藉以抗官，若保其久不为英人所诱，奴才诚不敢必。

瞻番叛藏投川，重在权归土司。据委员王延龄禀称，下瞻对番民虽已解散二千余人，然上、中两瞻对仍在聚兵伏寨，制器储粮，凡各要隘均有重兵扼守，屡次开导，瞻民坚决不从。而商上来禀称，俟番官到瞻查实情形，或剿或抚，再行定夺。彼再顽梗，开导实难。在我惟有持以禁暴戢乱之义，示以决无利其土地之心。商上既欲遵諭止兵，该瞻民即不应再思抵御。飭委员仍行设法开导，多方晓譬，总以弭患消争息事安民为要，不准轻率愒事，严檄各土司毋与助乱，



并飭各地方文武，加意严防，勿容逸越。奴才到藏后，亦必详谕第穆呼图克图，务宜自知儆惧，已乱息民，勿争小忿，姑于排解之中，以观事机转移。唐古特频年征调，外强中干，纵使用兵，未能得手。瞻民虽乱工布确邛尚未尽得民心，待彼智力俱困，然后相机抚定。至以后应如何定局，以期久远相安，容奴才与刘秉璋、升泰悉心妥商，审度机宜再行具奏。

因委员等请示办法，谨将大局所关略先密陈。谨奏。

(《清季外交史料》卷八十二第 24—25 页)

① 奉旨日期。

## 1260 长庚奏藏以武健之人驭瞻对 致有不睦片

光绪十六年(1890年)三月初二日<sup>①</sup>

再，据委员张炳华先后禀称，撒拉雍珠系中瞻对头人，夺寨后恐难号召上下两瞻对，始迎得登工布，因得登工布不至，始立工布确邛。瞻民叛藏早有成议，议叛而未即叛者，藏兵还居官寨，未能夺取自如耳。今番官出境，瞻民据守官寨。因患藏兵来攻，始求内附。瞻民滋事，权在撒拉雍珠，而计出撒拉阿噶。番官去后，所遗银两、青裸等物，多在雍珠手中，雍珠聚集瞻民所恃者在此，瞻民听从雍珠所图者亦在此。势成骑虎，一言唐古特三字，无不切齿欲与拒战。譬导百般，迄无转念。各等情。并据转递撒拉雍珠与其侄撒拉阿噶所具夷禀，译汉内称：小头人阿噶，在前任番官彭饶巴任内小心当差，并无过失，后任番官索康色因与彭饶巴不睦，迁怒于阿噶；又因阿噶之兄松郎足美手摹番官图记，被索康色抛河溺死，抄没全家，将小头人阿噶，同阿噶之叔小头人雍珠拘囚三年。索康色临回藏时，夜提阿噶叔侄，令赌咒不准与汉番官前诉冤，削指甲剪发，并诈银两，方荷释放。拘囚阿噶时，亦被抄没全家，贫如乞丐。等语。

• 1275 •